



廿二史劄記卷二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  
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  
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以俱行陳平問楚使  
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  
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  
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畧敘數語而  
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爲羽立紀在高紀前  
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  
廿二史劄記卷二 史記 漢書 一

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  
而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  
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  
傳敘呂后處不復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  
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  
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  
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爲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  
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  
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



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縮反高祖親擊邯鄲卽用趙人爲將史記詳於縮傳漢書入高紀故縮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

韓信將擊齊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二

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爲不足憂鼂錯在旁善其語上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尚在盎又謂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盎遂請斬錯以謝七國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濞傳內漢書敘入錯傳而濞傳刪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爲畫策其文甚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傳載此文而安傳刪之

則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媢罵趙王王之臣趙午貫高  
等不平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事敘入趙  
王傳故用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  
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寸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  
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於經術  
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  
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  
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  
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原故  
列其弔屈賦鵬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按此策皆有關  
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何  
得遺之漢書全載

晁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  
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闢世事國計

路溫舒傳載尙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二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并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道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元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與元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并載元成傳內

匡衡傳載其所止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時論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四

燕私之累皆有闢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如傳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宜春宮賦大人賦

史記 亦載 揚

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

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賦

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爲後

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記無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南王

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爲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爲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間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張騫附衛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騫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五

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爲辨雪也漢書特爲陵立傳詳敘其戰功極有精采并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爲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尙未歸也漢書爲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葵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

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爲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旣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舉趙東擊齊絕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卽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卧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卒業申公好詩爲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并其孫戊襲位初爲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漢王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六

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首卽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人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獲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譽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為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為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為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尚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即取少孫所補

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為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名之立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宏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殺出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太后崩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誅之

臣以計誅各他人子 殺其母今孝惠子之 恩澤表五行志並云皆呂氏子周勃傳亦云呂

書則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書恒山王則不疑也宏則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恒山王宏爲帝更不  
明晰據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  
山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爲帝又名宏始覺了此  
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  
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周後號令  
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  
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  
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八

畧正在武功因匈奴屢入寇則使衛青七出塞擊收河  
南地置朔方郡公孫敖築受降城徐自爲築五原塞千  
餘里列亭障至盧朐徙貧民實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  
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築合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  
敦煌四郡又使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自燉煌西  
至鹽澤起亭障屯田於輪臺渠黎此開境於西與北者  
也使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取南粵以其  
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  
郡此開境於極南者也又使楊僕及橫海將軍韓說等  
擊東越東越人殺其王餘善降遂徙東越之民於江淮  
而空其地此開境於東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馬相如諷

論西南諸夷繼遣中郎郭昌衛平等平南夷爲牂柯郡  
邛都爲越窳郡朶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白馬爲  
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爲益州郡此開境  
於西南者也又使楊僕及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其地  
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此開境於東北者也又使  
張騫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國君長皆慕化入貢此開境  
於極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  
復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過  
羈縻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并有秦所本無而新  
闢之者西北則酒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真甘南等郡西  
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嘗聞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九

統計武帝所闢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  
通尙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爲中國四至千萬  
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元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  
奉爲世宗永爲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謂其不  
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疆闢土爲非計者蓋其窮兵  
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爲天下大害故宣帝時  
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  
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爲戒故班固之贊如  
此其西域傳贊亦謂光武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雖大  
禹之敘西戎文帝之却走馬殆無以過其持論猶此意  
也

漢帝多自立廟

西漢諸帝多生前自立廟漢書本紀文帝四年作顧成廟註帝自爲廟制度狹小若可顧望而成者賈誼策有云使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卽此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註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敖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十

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繪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旣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爲七國益務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爲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尙在有國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

且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芻蕘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爲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尚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卽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一

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尙有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爭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漢書齊悼惠王傳贊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漢但爲置丞相而已此可見當日法制之疎也今按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傳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爲人廉直趙相言於趙王張敖卽

以爲郎中假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  
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而請自置皇帝屈法許之是  
并得自置相矣昭書又云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  
軍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從蠻夷來歸  
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諸侯王  
有此等官以主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屬官韓安國  
爲梁內史孝王則欲以公孫詭爲之竇太后詔不許是  
時已在七國反後故禁令稍嚴武帝以衡山王驕恣乃  
爲置吏三百石以上則禁網更密矣其後又有左官附  
益桐黨之法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楚  
蓋法制先疎濶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主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古無年號卽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漢文  
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乃以明年爲  
後元年景帝卽位之七年改明年爲中元年又以中元  
五年改明年爲後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創爲年號朝野  
上下俱便於記載實爲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  
登極卽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竇太后崩  
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疇以後則但云  
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  
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  
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

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  
歲年也不然則武帝六年卽應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  
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  
白而乃去明年後年耶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  
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  
改爲後元年而無復年號蓋帝亦將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迨人事繁興情僞日起遂與  
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卽以六經而論易  
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  
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三

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畧焉  
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  
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  
紛爭詐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  
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  
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洪範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  
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旣往以占將  
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爲帝無  
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  
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  
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釋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

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策之云有兵謀不吉

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

誅籍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

歲無不屢中籍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

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籍是

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

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

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

伸動于貌也李尋謂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陰雲邪氣在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四

日出時者爲牽於女謁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

爲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

之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

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

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

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

若有杪忽不察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

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

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

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

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  
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尙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  
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  
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  
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  
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  
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  
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  
六鷦退飛多麋有蛾鸛鴒來巢書暝晦大雨雹雨木冰  
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  
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五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  
者皆以爲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曰洪  
範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註明何人所作今  
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未已  
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  
與勝同時其餘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  
在勝後見眭孟傳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  
於洪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  
至尙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範  
災異其弟子作尙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惟夏侯始

昌以尚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  
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則勝所引  
洪範五行傳蓋卽始昌所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  
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詔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今日食適見于天  
災孰大焉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光武詔曰吾  
德薄致災譴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  
消厥咎其令百官各止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詔  
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  
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動變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所諱又詔曰朕以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  
帝詔曰朕之不德土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  
聖君博思咨諏有開覆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祿祿而  
已以上諸詔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尙遇災而懼如此  
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詔哀  
帝元壽元年之詔東漢和帝永元六年之詔雖庸主亦  
以災異爲憂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  
冠自劾蓋漢時去古未遠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如  
孔光論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則日蝕應  
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蝕爲兵亂將作劉向并以春秋日

食三十六爲弑君三十六之應鄭興亦疏言天反時爲  
災地反物爲妖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馬嚴  
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是陰盛凌陽之  
象也丁鴻亦以爲臣凌君之象蓋皆聖賢審論期於修  
德弭災初不以爲次舍躔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詔多懼詞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  
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  
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  
至於此朕甚自耻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  
曰朕瞻于王道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心未得東漢明帝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  
之艱難懼有廢失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  
小子又詔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  
其咎章帝卽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  
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  
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歟岐  
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斯器曷爲來哉和帝詔曰朕奉承鴻烈陰陽  
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  
永歎用思孔疚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  
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

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  
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  
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  
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嘆疾如  
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  
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  
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時以經義斷事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授經義以折衷是非  
如張湯爲廷尉每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  
尙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獻漢書倪寬爲廷尉掾以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六

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

漢書

張敞爲京兆尹每朝廷大議

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是也

漢書

今見于各傳者宣

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

尹雋不疑至卽令縛之或以爲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

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已爲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

義者

不疑

曰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

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

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

邪單于遂內屬

漢書

朱博趙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雖已

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

國權詔下公卿議冀勝引叔孫儵如欲專國譖季孫行  
父於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爲  
亂譖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傳哀帝寵董

賢以武庫兵送其第毋將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

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舊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爲顯所惡下獄

定讞引書讒說於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

棄市興減死一等相傳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義以斷

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於附會後世有一事卽有一

例自亦無庸援古証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

下而經義盡爲虛設耳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九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與任官

漢時賢良方正等人大抵從布衣舉者甚少今見于各

列傳者賢良惟公孫宏由布衣起量錯則已爲太子家

令董仲舒已爲博士馮唐已爲騎都尉歸家群臣舉爲

賢良唐年九十餘不能爲官王吉已爲雲陽令舉賢良

爲昌邑中尉貢禹已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

河南令此賢良之多已仕者也杜欽舉方正時已爲武

庫令朱雲舉方正時已爲槐里令孔光已爲議郎舉方

正遷諫大夫蓋寬饒亦已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亦遷

諫大夫陳咸已爲九卿罷歸舉方正直言爲光祿大夫

給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爲不其丞舉茂材

遷樂浪都尉尹賞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舉其名雖合爲一而廉與孝又分狀約舉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縣孝者不能繁劇其他如趙廣漢以察廉爲陽翟令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又舉廉爲宏農尉張敞察廉爲京倉長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王尊察廉爲鹽官長黃霸察廉爲太守丞是也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魯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聖人不能改也至漢猶然史記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三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傳十四年八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侯國歲年記天子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平侯興居俱立三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

漢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註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

后置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人三匹元帝詔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

漢三公官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三府劉向對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是也亦稱三公鼂錯之父謂錯曰人口議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蓋以官稱之又汲黯謂公孫宏身爲三公而猶布被是時宏爲御史大夫是御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史大夫已稱三公也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爲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

如衛青爲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成帝以何

武言政事煩多丞相一人事多廢滯于是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爲大司徒至東漢光武又改大司馬爲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稱爲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改劉昭百官志稱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詔責三公曰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是也鄧騭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自騭始也東漢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

又以太傅錄尚書事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以鄧彪爲  
太傅錄尚書事殤帝初鄧太后臨朝以張禹爲太傅錄  
尚書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神嵩  
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之親爲二千石殘穢者是也至  
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本由太尉改爲大司馬而冠以  
此號後省大司馬仍爲太尉則將軍之號可不必設然  
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  
往往爲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  
空四府之上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東平  
王蒼爲驃騎將軍輔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復舊制和  
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權勢旣盛公卿希旨奏憲位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爲大將軍皆因之故

順帝舉將帥選武猛等詔皆以大將軍列三公之首終

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爲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爲

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爲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

卓自爲相國

相國又在丞相上蕭何由丞相進位相國

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

迨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

丞相御史大夫而自爲丞相于是大權盡歸於操矣

### 災異策免三公

按周官三公之職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務漢初  
猶重此說陳平謂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遂萬物之宜者也丙吉問牛喘以爲三公調和陰

陽今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因暑而喘則時節  
失氣有所傷害魏相亦奏臣備位宰相陰陽未和灾害  
未息咎在臣等是漢時三公官猶知以調和陰陽引爲  
已職因而遇有灾異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傳防爲  
太尉與張禹叅錄尙書事後以灾異寇賊策免三公以  
灾異策免自防始也舊然薛宣爲丞相成帝冊曰灾異

數見比歲不登百姓飢饉盜賊並興君爲丞相無以帥  
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綬罷歸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淳  
漢書注謂天文大變天下大禍則使侍中以上尊養牛  
賜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卽日自殺則并有不止策免者  
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自劾歸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  
十三年日蝕三公免冠自劾是也蓋西漢三公之官無  
所不統觀安帝詔謂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謂刺  
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此雖東漢之詔而職任實自  
西京可見選用牧守舉劾奸邪皆三公之責朱浮傳漢  
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職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  
吏案實然後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舉不法  
者如鮑宣爲冀州牧司直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置  
吏又王商爲丞相有琅邪太守楊彤其郡有灾十四以  
上商部屬按實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見西漢三公之任  
也自光武躬親吏事三府任輕機事轉委尙書總其刺

史劾二千石亦不復下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故朱浮謂帝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深尋

自和安以後太后臨朝外戚輔政

三公之任益輕如鄧彪年老竇太后兄憲以其柔和易制讓彪爲大傅錄尚書事而憲實握事權有所施爲外

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是錄尚書者且聽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輕如此而策免三公則沿爲故事此實非

事理之平故陳忠以爲非國體而仲長統謂光武雖置

三公權歸臺閣

謂

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如韓馥歐陽欲殺等復爲司徒皆此事

以後則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及至災異屢見

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四

任之輕而責之重此兩漢三公輕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書無忌諱

賈誼治安策願文帝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

稱爲太宗土配太祖與天無極又曰若畜亂宿禍使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是直謂帝

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又谷永奏成

帝曰漢興九世百九十餘歲繼體之主七皆順承天道

至陛下獨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

喬

劉向奏

成帝亦曰陛下爲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爲皂

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此等狂悖無忌諱之語敵以下

所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矣然文帝以誼所言分封王國子弟等事多見之施行成帝則徒嘆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權卒至日後篡奪之禍是徒受直言亦無益也引矣其言數百舉成五對

上書召見

漢高祖駐軍酈食其謁見帝方洗足卽召入酈生責以不宜倨見長者帝又改容謝之陳平以魏無知入見卽召賜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過今日遂欣然留使盡

言不傳帝在洛陽婁敬脫輓輅謂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虞

將軍欲爲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褐見將軍入言

上上卽召見賜食此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爲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急也至武帝則繼體已五世朝廷尊嚴宜與臣民潤絕

矣乃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卽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

上書俱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漢書終軍上

書言事帝奇其文卽拜爲謁者漢書甚而東方朔上書自

言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亦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三長九尺三

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爲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舉如此使

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

門遂以進用漢書史稱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

及宜乎興文治建武功爲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

蠱之禍車千秋上書爲太子訟寃帝大感悟召見卽拜  
爲大鴻臚不數月遂爲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  
時禁網疎濶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

### 漢武用將

武帝長駕遠馭所用皆蹶蹢之士不許流品也張騫傳  
自騫開外國道致尊貴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天子  
爲其絕遠輒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人衆遣之  
或道中被侵盜失物及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按致重  
罪以激之令贖復求使大者子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  
行之徒爭應募此其鼓動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縱賞  
罰亦實有足以激勸者如衛青霍去病等屢經出塞爲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五

國宣力固貴之寵之封侯增邑不少斬或奮身死事如  
韓千秋戰死南越帝曰千秋功雖不成然亦軍鋒之冠  
則封其子爲成安侯或在軍有私罪而功足錄者如李  
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而私罪惡甚多則以其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甚至失機敗事而其罪可諒其才尚可  
用者亦終不刑戮使得再自効如張騫與李廣俱出右  
北平擊匈奴廣失亡多騫後期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  
廣又全軍覆沒身爲匈奴所得佯死奪其馬奔歸當斬  
亦贖爲庶人他如公孫敖亡七千人趙食其迷失道樓  
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以致失  
亡多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後皆重詔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時不拘以文法如李廣夜行爲灞陵醉尉所辱  
及爲將請尉俱行至卽斬以報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  
以爲罪反獎譽之以成其氣其有恃功稍驕蹇者則又  
挫折而用之如楊僕已被南越會東越反帝欲以爲將  
爲其伐前勞特詔責之又數其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  
激使立功自贖其駕馭豪傑如此真所謂縱鑿在手操  
縱自如者也而於畏懦者則誅無赦如大司農張成山  
州侯劉茵擊東越畏賊不敢進卽就便處卽立誅之又  
或冒功行詐如左將軍荀彘擊朝鮮與楊僕爭功嫉妬  
雖克朝鮮終坐棄市史記荀彘傳賞罰嚴明如此孰敢挾詐避  
險而不盡力哉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漢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  
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青冒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而  
衛媼先有女子夫以王家誣者得幸于帝立爲后青以  
后同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征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平陽  
主寡居青卽尙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  
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見用爲驍騎將軍征  
匈奴有功封冠軍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本倡後得  
幸于帝爲李夫人帝用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  
王母寡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  
爲奴僕或爲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爲名將此

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媼一失節僕婦生男爲大將軍  
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又嫁  
陳掌亦爲詹事小女子夫且爲皇后而去病異母弟光  
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封博陸侯爲一代名臣  
其始皆由賤婦而起閭氣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

與蘇武同出使者

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然是  
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先是長史  
任敞使匈奴欲令單于爲外臣單于怒畱敞不遣又郭  
吉諷單于單于亦畱吉辱之於北海上路充國爲單于  
所畱且鞮侯單于立始得歸是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奴傳匈奴欲和親先歸蘇武馬宏等以通善意馬宏者  
前副光祿任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擒不  
肯降至是得歸是武之外尚有馬宏也趙破奴以浚稽  
將軍與匈奴戰爲所得在匈奴中十年與其子定國逃  
歸是破奴亦守節不屈者也張騫先使月氏道半爲匈  
奴所得畱十年持漢節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  
月氏大夏從羌中歸又爲匈奴所得歲餘乘其國內亂  
乃脫歸是騫之崎嶇險阻更甚於武也卽與武同時出  
使者有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後勝爲匈奴所殺  
惠仍在匈奴教漢使言天子任上林射得雁足書知武  
等所在故武得歸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同時隨武



廿二史劄記卷三

漢使立功絕域

趙翼 雲崧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貴強鼂錯謂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陳湯亦謂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當六此可見兵威之足以警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畧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如傅介子使大宛還知匈奴使者在龜茲即率其從人誅匈奴使者龜茲遂服霍光以樓蘭王嘗遮殺漢使遣介子資金幣揚言賞賜外國樓蘭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一

不甚親附介子引去謂譯者曰漢有重賜而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果來見介子與飲酒酣引入帳後三壯士殺之左右皆亂介子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則滅國矣遂持其首歸關都尉文忠送躡賓使還其國國王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王立陰末赴而還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雌栗靡有翎侯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誅之使段會宗往會宗以三寸弩至其國召其太子番邸至手刃之官屬驚亂會宗諭以來誅之意乃散去此皆以單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漢公主嫁烏孫烏孫為匈奴所攻上書請救漢使常惠往護其

兵入右谷蠡王地獲名王都尉以下四萬級馬牛羊七  
十餘萬杆彌太子賴丹爲漢校尉屯田輪臺龜茲貴人  
姑翼斃其王殺賴丹常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  
攻龜茲龜茲出姑翼送惠斬之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  
奪康居地漢使三輩求谷吉死狀皆被辱都護甘延壽  
及副陳湯謀夷狄畏大種今留到支必爲西域患乃發  
屯田兵及烏孫諸國兵攻單于城破之郅支被創死斬  
其頭并斬閼氏以下千五百級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  
萬年并殺漢使奚充國以其屬屬匈奴適馮奉世送夫  
宛使者至伊修城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必爲西  
域患乃以節發諸國兵萬五千人拔其城莎車王自  
殺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一

傳首長安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調發諸國兵以靖反  
側者也可見漢之威力行于絕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  
才故萬里折衝無不如志其後楚王侍者馮嫪隨公主  
嫁烏孫常持漢節爲公主行賞城郭諸國咸敬信之號  
曰馮夫人都護鄭吉遂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來降則不  
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卽女子在外亦仗國威以輯夷  
情矣東漢班超爲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初  
甚敬超後忽疎懈超謂其吏士此必有虜使來乃召侍  
胡詭之果然遂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攻殺虜使召廣  
以首示之廣遂納子爲質後超又出使西域先至于賓  
其王廣德禮甚疎信巫言求超善馬超令巫來受馬卽

斬送廣德廣德大恐殺匈奴使者而降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疎勒立龜茲人兜題爲疎勒王超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戒慮曰兜題本非疎勒種國人不附若不卽降可卽執之慮遂劫縛兜題超卽赴之因立其故王兄子爲疎勒王後超奉詔還朝疎勒于寘皆抱超馬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超遂仍駐疎勒擊斬其反者又勒康居于寘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破之後疎勒王忠反超又討斬之又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殺五千餘級莎車遂降以次降月氏龜茲姑墨焉耆諸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後其子勇復爲西域長史諭降龜茲王白英發其兵至車師擊走匈奴又發鄯善諸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兵擊擒車師後部王軍就立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別校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走之於是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此班氏父子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武帝時刑罰之濫

杜周傳武帝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廷尉者不下百餘人其他讞案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旣到獄吏責如章告不服則笞掠定之於是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猶相告言大抵誡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是可見當日刑

獄之盜也民之生子是時何不幸哉

兩帝捕盜法不同

漢武時酷吏盛行民輕犯法盜賊滋起大者至數千人攻城邑掠庫兵帝使光祿大夫范昆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斬首或至萬數並誅通行飲食者數年稍得其渠牽而散亡者又聚黨阻山川無可奈何乃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勿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懼誅雖有盜不敢發恐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益多盛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羣盜並起所在殺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乃下令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收守令長界內有盜賊及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四

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紀同一捕盜也一則法愈嚴而盜愈多一則法稍疎而盜易散此亦前事之師也

呂武不當並稱

母后臨朝肆其妬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徧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爲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急也孝惠旣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宏太子賢也后所生惟

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  
孝惠圖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迫留侯畫  
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旣  
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爲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已之  
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凌呂氏不如  
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  
在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妬者婦人之常  
情也然其所最妬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  
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卽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  
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  
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五

欲醜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卽復待之  
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  
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  
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  
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  
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  
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卽其以辟  
陽侯爲左丞相令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  
羽軍中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  
家老僕可使令于閭闔間非必尙與之昵史記劉澤傳  
太后尙有所幸張子卿

漢書作張卿

然如淳註謂奄人也則亦

非私褻之嬖以視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知耻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后之禍惟後魏之文明馮后及胡后約畧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姬入織室高祖納之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先貴者毋相忘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高祖問之以實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爲文帝尊薄姬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后母臧兒卜此女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爲太子后母以后納太子宮生男景帝卽位立爲太子遂立王夫人爲后太子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六

卽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主家謳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後生男據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賤且多有夫者其後成帝時趙飛燕亦由陽阿主家謳者得幸立爲皇后其妹亦進位昭儀

婚娶不論行輩

漢惠帝屠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呂后欲爲重親遂以配帝立爲皇后是以甥爲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太后初爲元帝昭儀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

入繼成帝故爲帝

是哀帝乃傅太后之

孫而傅太后欲重親以姬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

也漢時法制疎濶如此

### 皇子繫母姓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立爲太子以母衛氏遂稱衛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良娣故稱史皇孫後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后自養之因號曰董侯卽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以所養之家爲姓者獻帝兄辨養于史道人家號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嬰曾孫頗尙王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姓孫氏是主旣隨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尙如此

### 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七

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

東旁

武帝女

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

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

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諸外人欲援列侯尙主例爲

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

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

靈傳

以帝女私幸之人

天子聞之不以爲怪親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時宮

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 漢諸王荒亂

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生一子又奪弟妻爲姬并與  
子女三人姦事發自殺衡山王孝與父侍婢姦趙太子  
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爲江充所告梁王立與姑園  
子姦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卽召易王美人淳姬等  
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狗交齊王終古使所愛奴  
與妾入子義及諸御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

終古臨視之廣陵王胥子寶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

皆漢史  
各傳

此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總出于分封

太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此觀文帝八歲卽封代

王出居於代其他諸王可知故漢書傳贊引魯哀公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八

言曰寡人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知懼  
因以明漢諸王率多驕淫失道蓋沉溺放恣之中居勢  
使然也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處深宮  
中獨與宦者婦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性質下愚輔  
相亦不以仁義相輔遂至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  
辭實亦當時致笑之由也

### 上尊養牛

漢制大臣告老特詔留之者則賜養老之具以慰之如  
平當乞骸骨詔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匡衡乞骸骨詔  
賜上尊酒養牛張禹告病亦賜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  
是也而其時大臣有罪當誅亦用此法賜死翟方進被

譏成帝賜冊曰今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其自審處焉方進卽曰自殺上仍秘之贈丞相印綬乘輿秘器更親臨弔

以上見各本傳

如淳註曰漢儀注有天文大變天下大

禍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蓋自文帝感賈生槩水加劍之言優禮大臣不加顯戮後世遂制此法雖賜死而仍若以病終者於是遂成故事其有不肯自殺願就獄對簿者轉以爲違制拒命如王嘉爲丞相有詔詣廷尉掾吏泣進藥嘉不肯服主簿曰丞相不對簿已爲故事宜自引決嘉曰備位三公負國者當伏尸都市何爲咀藥死帝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九

聞其詣廷尉遂大怒嘉歐血死

嘉傳

### 兩漢多鳳凰

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本紀所載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地節二年夏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二年三月鳳凰又集三年神爵數集雍又五色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等處乃改元神爵神爵二年鳳凰集京師羣鳥從之者萬數四年鳳凰又集京師又集杜陵者十一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地文章五采萬十餘刻甘露三

年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此  
宣帝時事也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黃  
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過宮屋五年詔曰乃者鳳  
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又詔鳳凰所見亭  
部無出今年租先見者賜帛十匹近者三匹此章帝時  
事也按宣帝當武帝用兵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  
息天下和樂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  
皆有此瑞然抑何鳳凰之多耶觀宣帝紀年以神爵五  
鳳黃龍等爲號章帝亦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  
甘露宵降嘉穀滋生似亦鳴其得意者得無二帝本喜  
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按宣帝時黃霸守潁川潁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

川鳳凰尤數見後霸入爲丞相會有鵠雀自京兆尹張  
敞舍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奏聞後知從敞舍來  
乃止當日所謂鳳凰者毋乃亦鵠雀之類耶又東漢桓  
帝時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靈帝時河南言鳳  
凰見新城以衰亂之朝而鳳凰猶見可知郡國所奏符  
瑞皆未必得實也

漢多黃金

古時不以白金爲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  
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祖以  
四萬斤與陳平使爲楚反間不問其出入婁敬說帝都  
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卽各賜五百斤叔孫

通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  
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卽位以大臣誅諸呂功  
賜周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  
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賜五千斤列將三千斤裨  
將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  
賜平陽公主千斤賜卜式四百斤衛青擊匈奴斬首虜  
萬九千級軍受賜二十餘萬斤昌邑王賜故臣君卿千  
斤宣帝旣立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十五  
人各百斤賜孔霸二百斤賜黃霸百斤元帝賜段會宗  
廿延壽陳湯各百斤成帝賜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  
女爲后用三萬斤賜孝單于千斤順單于五百斤莽末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一

年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尙  
方處處各有數匱

以上見本紀及各系傳

可見古時黃金之多也後世

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  
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  
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卽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  
慮幾千萬萬此最爲耗金之靈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  
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黃金作器雖  
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  
少一日也

先生或只稱一字

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史記暹錯傳錯初學於

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顏註云皆先生也又鼂錯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爲鄧先顏註亦曰鄧先生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註生謂先生也梅福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亦註先謂先生也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漢外戚輔政

漢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故諸大臣以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鑒于外戚之禍矣乃武帝又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爲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蚡亦爲丞相已而衛后弟青爲大司馬大將軍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一

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於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後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職宣帝祖母史良娣死巫蠱之禍帝乃以良娣弟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又許后爲霍氏毒死乃以后叔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斷不假以權故劉向謂正所以安全之也元帝又以延壽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嘉女爲成帝后成帝又以嘉輔政後又以母王太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音卒又以其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根薦兄子莽自代會成

帝崩哀帝卽位葬避帝外家退就國哀帝以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尋罷又以母丁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然帝亦不假以權不如王氏在成帝時也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葬爲大司馬立平帝葬輔政遂以篡漢

###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旣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亦莫如兩漢者崔駟疏言漢興以後至於哀平外家二十餘保全者四家而已章懷註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文帝竇后弟子嬰誅景帝薄后武帝陳后俱廢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帝王后弟子莽篡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其四家者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姬家皆保全也

按章懷此註亦有誤史良娣死時衛太子未爲帝史氏並未以外戚干政致禍也惟哀帝后傅氏帝崩後爲王莽所廢自殺此當在駟所言二十餘輩

東漢后家惟光武郭后陰后家皆無禍郭后雖廢帝待郭后恩禮無替明帝卽位待陰郭二家亦均明帝馬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爲戒故馬廖兄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竇后其兄憲以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自殺家屬徙日南鄧

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騭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後  
隨等俱被讒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閹后兄顯  
及弟景耀晏俱以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  
兄冀以弑逆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鄧后被廢從父萬世  
從兄會皆下獄死竇后以父武謀誅宦官爲宦官所害  
后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爲何進所收自殺靈  
帝宋后廢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謀誅宦官亦爲  
宦官所害后又爲董卓所弑獻帝伏后爲曹操所弑曹  
后隨帝廢爲山陽公夫人討東京后族亦祇陰郭馬三  
家保全其餘皆無不敗者推原禍本總由於柄用輔政  
故權重而禍亦隨之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西

兩漢喪服無定制

漢文帝臨崩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按天子之喪吏  
民尚齊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後世謂之以日易月然  
此專指吏民而言未嘗槩之於臣子也詔又曰殿中當  
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以下則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織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既葬則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也劉歆謂漢諸帝自崩至葬皆有百餘日未葬則服不除既葬又有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是文帝雖有短喪之詔其實臣子尚有未葬以前之服卽旣葬後大功小功織亦有三十六日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專指國喪而言非令天下臣民凡父母之喪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翟方進爲丞相後母死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直至東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始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選舉而議者猶謂牧守不應同此制劉愷獨以爲刺史一州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五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若不以身率先是濁其源而欲流之清也攷於是牧守皆行服鄧后崩安帝又改制仍不聽行喪桓帝時又令刺史二千石行喪未幾又斷之統計兩漢臣僚罕有爲父母服三年者蓋因習俗相沿已成故事也然雖成故事而朝廷本未有不許行喪之令故行不行仍聽人自便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年哀帝特詔以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攷東漢濟北王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攷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爲三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賈修遂竟服兄弟一也而一服一不服可見朝廷本無定制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

聞之雖薄其爲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自願持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舊太僕鄧彪遭母憂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舊桓郁遭母憂乞身詔以待中行服桓焉以母憂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舊霍諝爲金城太守崔寔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舊蓋本無必當行喪之制故欲行喪者皆須自乞亦無不許行喪之制故乞身者亦多得請也惟其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徇名義者寧過無不及如江華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遣舊

十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七

丞掾爲除服舊

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

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舊

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

追感幼孤又行父喪舊

甚至有如傅毅荀爽桓鸞爲舉

主服喪三年李恂桓典王允爲郡將服喪三年崔寔以  
期喪去官侯苞馮冑以師喪持服可見兩漢喪服本無  
定制故轉以此立名青州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居  
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里稱其孝然五子皆服中生舊  
又可知徇名者之未必出于真也

### 長官喪服

兩漢父母之喪無定制而魏晉以後長官之喪轉有定制蓋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

辟功曹掾吏不由尚書選授爲所辟置者卽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於長官皆如之晉書向雄傳雄爲主簿時爲太守劉毅所笞又吳奮爲太守亦繫雄於獄後雄爲黃門侍郎而奮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不交一言武帝聞之特詔雄復修君臣之好可見是時長官屬吏有君臣分誼雖帝王不禁也既有君臣之禮遂有持服之制晉書丁潭爲琅邪王哀郎中令哀薨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旣葬除服心喪三年

魏

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

傳

齊書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與否王儉議宮僚本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七

屬臣隸存旣盡敬亡自應服稽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否王儉議依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司徒掾屬宜居官持服

魏書公

孫寔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準諸境內爲齊衰三月

魏

是晉以後屬吏爲長官持服并有定制非如漢時之自以意爲之也

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主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托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

卽眞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諸王公  
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  
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雖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鄉侯  
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翟義期門郎張充等先後起  
兵匡復皆旋卽敗滅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  
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  
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  
者其敗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一  
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又禁積  
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  
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筭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大

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  
國也莽自以爲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  
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  
叛又改蠻夷諸王皆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  
改璽爲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摧破之單于大怒遂寇  
邊句町王亦以改王爲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又以  
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  
十萬又擲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  
琅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  
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  
將吏在邊者縱恣爲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

漢書匈奴傳  
北邊自宣帝

以來不見烽火人民繁盛牛馬蔽野及莽掩亂例奴與之搆難遂  
民亡死相繼又十二部兵屯久不出肆行侵暴于是野多暴骨

其討句町者

士卒死什之五六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  
胥怨者也於是四海沸騰寇盜蠭起更始赤眉光武因  
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  
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  
詭激立名以濟其闇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爲及僭逆  
已成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痛結  
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  
爲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  
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爲戮矣此其識眞  
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五

詐也愚而已矣

###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漢自高惠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於人者  
深卽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祇以運祚中  
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  
傷不及下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  
則思漢之心益堅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  
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常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  
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稱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淆亂人  
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衍馮異說光武曰天下  
同苦王氏思漢久矣稱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

故羣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聖公在平林羣盜中爲安集掾軍雖衆而無所統一諸將以聖公本漢裔遂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更始初都洛陽將大封功

臣朱鮪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是諸將初起事卽守

漢祖法也史記赤眉樊崇起兵已屢勝聞更始立卽往洛

陽降後仍亡歸因齊巫言城陽景王云當爲縣官何故

作賊遂奉劉益子爲帝劉盆子平林人方望謂弓林等曰莽

篡奪而孺子嬰尙在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嬰故漢主

也乃求得嬰立之史記卜者王郎僞稱成帝子子輿有趙

王子林欲立之會赤眉將至林乃宣言赤眉來當立子

輿爲帝以觀衆心百姓果信之遂立郎於邯鄲於是趙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語盧芳因人心思漢乃

詭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謂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

之姊爲武帝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小子回卿流出在

外再傳生文伯以此誑惑人諸豪傑以其爲劉氏子孫

遂立爲上將軍使人與匈奴通和匈奴卽立芳爲帝而

是時五原人李興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各自起

兵者聞芳係漢後卽迎入塞奉之舊劉永亦漢後更始

封爲梁王更始敗永據睢陽起兵遣使拜董憲張步爲

王憲步本特起不借劉氏爲號者以永係漢後遂受其

爵命爲之盡力永及張步傳公孫述雖自帝於蜀然其先亦借

輔漢起事時宗戚王岑皆以應漢爲將軍述在成都迎

之而成等暴掠述乃謂少年曰天下同苦新室思漢故  
問漢將到卽迎之今反肆虐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  
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卽綬遂  
擊破成等自立爲蜀王尋稱帝據隗囂後雖割據天水  
諸郡然初起時亦思奉漢因王莽尙在長安關吏始不  
得通卽立高帝廟稱臣奉祠莽死更始至長安囂卽入  
謁見更始政亂遂逃歸後又受光武將鄧禹所封官號  
并遣子入侍末年惑于王元之說始懷貳志鶴歷觀諸  
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卽以輔漢爲名可見是時人  
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  
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故易爲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  
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  
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已權遂建議奉大宗者不願  
私親但封以爵號而不許入京師莽子宇心竊非之乃  
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  
當爲變怪懼之宇卽使寬夜持血洒莽門爲門吏所發  
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  
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說以立名也僭位後以安  
有疾立臨爲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

妻侍兒原碧者舊爲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於母爲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具得謀逆狀莽欲秘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并其妻亦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孫宗自畫容貌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家徙合浦宗又私與通書事發宗亦自殺又其兄子光少孤莽舊嘗敬事寡嫂撫光以立名莽僭位後光私囑執金吾竇況爲之殺人莽聞之大怒切責光光母謂光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仲孫聖遂母子俱自殺是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爲莽所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居攝時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爽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邇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謙乃亡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衮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於前殿敕諸公勿言又以

漢高廟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尚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葬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於是封爵高者爲侯伯次爲子男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又引孔子作春秋至於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二三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卽稱光武至卽位後稱帝此彷彿書高祖紀初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卽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蕭王此紀乃省却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續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旣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一

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爲丞相朱邑爲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尚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爲列傳與眭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爲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彷彿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爲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

宗法雄國初人度尙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爲郡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張輔韓陵周燾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暉同卷以其立功絕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仗節能直諫也樊宏樊謙樊準陰識陰典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顛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編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二

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說鮑宣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於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璧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廸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顛傳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畧彷彿史紀編

鵠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設諷劉禕薛皓閭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偃第五顏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闕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旣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有詳簡得宜而無複出疊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三

見詡傳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

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為罪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按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四

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按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州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祿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捕斬遂能淨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謁者為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畧不見起滅之

由

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卽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

按前漢書漢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入爲帝則是文帝年

是文帝年

應是二十五歲而臣瓚註謂文帝二十三卽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閭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闌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五

帝在位并只半年皆爲立紀此不應獨缺也

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獨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篡位號后爲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殿一無所毀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宮當莽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爲墟并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劫帝西遷車駕至長安幸未央宮董卓傳亦云帝之長安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

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  
按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  
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  
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晰

皇后紀董卓弑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傕郭汜  
破長安遣兵抄畧關東掠得姬催欲妻之固不聽而終  
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  
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  
故常侍趙忠成塋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  
月弑宏農王二月卽遷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  
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催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六

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敘于葬宏  
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置園中所謂園者安在耶  
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  
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尊孝仁皇妃曰靈園貴人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卽宏  
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  
亂不能送往也或卽宮內之園以居之耶

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爲營造浮  
橋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怒詔  
曰賊若出兵纒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以其與  
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尚  
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畧

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危破述必矣按先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尙營江南恐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兄續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書仍之也乃范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當時人爲張范作合傳蔚宗卽抄入史不復改訂耳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七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爲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衆昔張津在交州常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記謂策殺吉後屺出行爲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陳壽吳志不爲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旣以華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邪人宮崇者以吉所得神

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之前蔚宗既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按范書襄楷傳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不復有傳耳

###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尚書出故此之于北斗謂天之喉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典有文學尚書陳忠疏薦典曰尚書出納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俗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則詞多鄙固請以典爲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八

尚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武擁靈帝上殿召尚書官屬至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尚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爲文及輒轉倩入者可知代言之職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  
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

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本引入幸傳之詞實賴有德左右

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

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爲此語耶不特

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

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節

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

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語無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九

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尙書乃帝之近臣豈  
有答帝詔而卽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此  
詔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讖書

讖緯起于西漢之末張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讖書劉

向父子領校秘書尙無讖錄則知起于哀平之際也漢書

略溫舒傳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世三七之節乃上封事以預戒溫舒係昭帝時人則又在哀平之前按樊英傳有河洛

七緯章懷註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遁卦驗是

類謀辨終篇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

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

援神契鈞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  
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  
圖潛潭包說題辭也此等本屬不經然是時實有徵驗  
不爽者楊春卿善圖讖臨死戒其子統曰吾緜衮中有  
祖傳秘記爲漢家用母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賀良上

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授命故改號曰太

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其後果篡于王莽而

光武中興

漢書李壽傳成帝時有甘忠可者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當再受命以其術授夏賀良等劉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獄死

賀良等文私相傳授

又光武微時與鄧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

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

劉故以讖文歎應之故改名秀

光武

戲曰安知非僕景西門君惠曰劉氏當復興國師姓名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十

是也

壽

李通素聞其父說讖云劉氏復興與李氏爲輔故

通與光武深相結

壽

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群臣方勸進

適有舊同學彊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以爲

受命之符乃卽位于鄴南是讖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

故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州人行政亦以讖書從事方

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

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

本安陽人各姓地各俱合遂拜梁爲大司空

壽

又以讖

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爲大司馬

壽

此據讖書以用人也因河圖有赤九會昌之文光武

壽

於高祖爲第九世故其祀太廟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  
帝則祭于長安本紀會議靈臺處所衆議不定光武曰吾

以讖決之此據讖書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讖者則

登用之賈逵欲尊左氏傳乃奏曰五經皆無證圖讖以

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傳附唐氏既襄其後有劉累學犧

龍范氏其後也范歸晉後其處者皆由是左氏傳遂得選高才生習傳其不信讖者則貶

黜隨之帝以尹敏博學使校圖讖令蠲去崔發爲王莽

著錄者敏曰讖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

後生帝不聽敏乃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

召敏詰之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故學爲之耳帝深

非之續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讖書且極論讖書之非經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十一

帝大怒以爲非聖無法欲斬之續帝又語鄭興欲以讖

斷郊祀興曰臣不學讖帝怒曰卿非之耶興詭詞對曰

臣于書有所不學而無所非也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

善讖終不任用續是光武之信讖書幾等于聖經賢傳

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獨是王莽公孫述亦矯用符命莽

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故使尋將兵討昆陽迄於敗滅莽又以劉伯升起兵乃說

符命引易曰伏戊於莽其高陵三歲不興以爲莽者御者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

高陵侯翼義也義先起兵被殺謂義與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終滅不興也又按

金匱輔臣皆封拜有王興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後符命求此姓名十餘

人而二人皆犯應上相送登用之以示神爲公孫述亦引讖記謂孔子作春秋爲赤

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而絕一姓不得再興也又引孫運法曰廢昌帝

立公孫孫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歸光武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

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則光武亦

明知讖書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豈以

莽述之讖書多僞而光武所得者獨真耶同時有新城  
蠻賊張滿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爲祭遵所擒乃嘆曰讖  
文誤我遂斬之讖又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  
後瘦揚爲主揚病瘦欲以惑衆爲耿純所誅釋是當時  
所謂圖讖者自夏賀良等實有占驗外其餘類多穿鑿  
附會以惑世而長亂乃人主旣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  
留意其術者朱浮自言臣幸得與講圖讖釋蘇竟與劉  
龔書曰孔子秘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火德  
承堯雖昧必亮高鄭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書緯術之  
奧慶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  
以此論學悲哉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七

光武多免奴婢

光武時彭寵反其蒼頭子密殺寵降光武已封爲不義  
侯矣其他加恩於奴婢者更史不勝書建武三年詔民  
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者論如律六  
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  
人七年詔吏人遭饑爲青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  
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者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詔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敢熏灼  
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民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  
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掠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  
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爲

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或依托人爲下妻欲去者恣聽之  
敢有拘留者以畧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八年  
以來奴婢自訟在宮一切免爲民賣者無還直此皆見  
於本紀者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養  
固王法所不禁而光武獨爲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  
室虐使臧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按班書  
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閹制於臣  
民專斷其命姦人因緣爲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諱  
人倫云云是莽時奴婢之受害實甚其後兵亂時良民  
又多被掠爲奴婢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爲矜護  
也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三

東漢功臣多近儒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  
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  
安受尚書通六義及爲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  
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  
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闈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禹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  
春秋者親受學焉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無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

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

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

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

耿弇父况以明經爲郎學老子於安邱先生弇亦少好

學習父業弇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

酒設樂常雅歌投壺遵傳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

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

中嚮慕之忠傳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

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

得無舍我講乎祐傳郭京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京傳竇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古

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融傳他

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見各本傳是

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

時之興其君與臣本皆一氣所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

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卽有是臣也

東漢四親廟別祭

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

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其春陵節侯以下四世祠章

陵即春陵節侯註引漢官儀曰光武雖自高祖而下爲第十二

帝而世次則與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

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爲諸父故

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爲諸父故

上繼元帝而爲九代以此計之宣帝實爲曾祖故追尊  
及祀之按此議發于張純純奏光武曰陛下事同創革  
而名爲中興元帝以來宗廟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  
帝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今宜皆如舊制別立四親廟  
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侯蓋之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  
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昭穆陳序而春陵  
侯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皇帝以自  
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立廟獨  
群臣侍祠今宜除四親廟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等  
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帝元帝尊  
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五

皇考廟其祭自上春陵皆群臣奉祠帝從之是時宗廟  
未備故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  
高廟其南頓君以上祭于章陵此漢儒泥于太宗不顧  
私親之說而定此制也究而論之光武以宗室崛起中  
興受命少時並未奉詔入爲帝嗣與哀帝之入繼成帝  
不同則有天下後但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爲不祧之  
廟其下卽祀春陵四世爲親廟自協情理之正乃必奉  
西京諸帝爲大宗而輩行又不可爲成哀平三帝之後  
則又舍此三帝而尊宣元爲祖父終覺窒碍不可通也  
明世宗世宗合武宗而禮孝宗卽本此制惟祫祭合食則春陵四世序入昭穆不能  
不以卑廟尊然有天下者本有追王上祀之典光武御

極自應追尊南頓君而祀春陵以下以天子之禮正合於周家上祀祖紺至后稷之義祖紺等爲先公而居文王武王之上亦未嘗不以卑臨尊也

東漢諸帝多不承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卽位年十七是年卽爲董卓所弑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旣不承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七

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卽位時生僅百餘日沖帝卽位纔二歲質帝卽位纔八歲桓帝卽位年十五靈帝卽位年十二宏農王卽位年十七獻帝卽位纔九歲此諸帝卽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瘡疾次子卽殤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卽沖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辨嗣立董卓廢爲宏農王弑之次卽獻帝此諸帝嗣子之多寡有無也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

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幹之上特發  
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  
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皇孫宋南  
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范書后妃紀序謂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  
帝臨朝者六后章懷註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  
梁竇何也按章帝時竇后專寵有梁貴人生和帝竇后  
養爲己子而陷貴人以憂死章帝崩和帝卽位竇爲太  
后稱制和帝崩皇后鄧氏爲太后立殤帝嗣位殤帝殂  
太后又立安帝終身稱制安帝崩皇后閻氏爲太后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七

北鄉侯懿嗣位身自臨朝未幾懿殂宦官孫程等迎立  
順帝太后乃歸政順帝崩皇后梁氏爲太后立冲帝身  
自臨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質帝猶秉朝政質帝爲梁冀  
所訛太后又立桓帝數年歸政桓帝崩皇后竇氏爲太  
后立靈帝仍自臨朝後其父武爲宦官所害太后亦遷  
於南宮靈帝崩皇后何氏爲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臨  
朝尋爲董卓廢弑此太后也其外藩入繼者安帝由清  
河王子入繼質帝由千乘王子入繼桓帝由蠡吾侯子  
入繼靈帝由解質亭侯子入繼此四帝也然安帝崩閻  
太后立北鄉侯懿嗣位當時稱少帝是四帝之外尙有  
一帝而范書專指安質桓靈四君蓋以北鄉侯立未逾

年卽殂生前旣未改元殂後又無諡號故獨遺之耳其實外立者共五帝也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外藩入繼大統始自漢哀帝嘗成帝無子立弟定陶共王子欣爲皇太子帝以太子旣奉大宗不得復顧私親乃立楚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哀帝是時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自以定陶爲稱有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師丹等劾奏宏太不道免爲庶人傳太后大怒於是追尊定陶共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六

爲其皇傳太后爲其皇太后又有投猶等奏不宜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於是直稱共皇并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不復爲定陶王立後欲以已爲定陶王後也其時師丹議曰冠以定陶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葬所以重正統也陛下旣繼體先帝奉大宗不得奉定陶其皇云云師丹傳此固禮之正也然身爲帝王追尊本生父母亦情理所必至自哀帝尊其本生父爲其皇之後遂爲故事東漢安帝入繼時其本生父清河王慶尙在未加尊稱及薨葬以龍旂虎賁之禮追諡爲孝德皇妣左氏爲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和帝本紀桓帝

入繼時追尊其祖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  
孟吾侯曰孝崇皇后靈帝入繼時追尊祖曰孝元皇夫人夏  
氏曰孝元皇后考曰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蓋  
當時論者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故身有天下者稱  
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稱皇

說見太上皇條內哀帝又尊祖母曰  
帝太太后母曰帝太后不曰皇而曰

帝亦以身自爲帝故后號冠  
以帝稱以協母從子之義

所以示區別而立廟京師旣足伸人

子之情兼不紊昭穆之序此理之得者也前明世宗入  
繼大統其初亦祇欲不没其本生父母之稱尙未有意  
過爲崇奉使當日議禮諸臣援此例奏請追稱爲興獻  
皇立廟京師則世宗之意亦塞矣乃舉朝不聞援引及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五

此但力爭不許其追尊爭之不得反議尊以帝稱而斬  
一皇字卒至激而成稱皇稱帝并入廟稱宗立主于武  
宗之上此則明臣不讀書之陋也

夫在稱太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從乎子孫而言也漢書孝元傳昭  
儀傳昭儀初爲婕妤上寵之欲殊之於後宮以婕妤有  
子爲王而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位在婕  
妤上是夫在不稱太也乃光武帝廢郭后封后子輔爲  
中山王而卽以后爲中山太后後輔徙封沛又稱沛太  
后夫在稱太究屬不經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隋唐以後太子被廢未有善終者惟東漢則皆保全光武已立子疆爲皇太子後其母郭后被廢疆不自安數因左右陳懇願就藩國乃立子莊爲皇太子封疆爲東海王帝以疆廢不以過故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擬於乘輿疆就國後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太子卽位是爲明帝疆尋病明帝遣中常侍太醫等視疾并詔沛王輔<sup>綱</sup>等往視及薨贈以殊禮章帝立子慶爲皇太子以竇后妬誣陷其母宋貴人遂并廢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慶雖幼而知避嫌畏禍章帝憐之令衣服禮秩與太子同太子亦極友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慶小心恭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三

孝自被廢後尤畏懼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待旦約飭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馳及和帝崩慶號泣殿前嘔血數升旣就國飭官屬時加策戒以免悔咎後其子祐入繼統是爲順帝慶時尙存及薨追諡爲孝德皇安帝已立子保爲皇太子後以讒被廢爲濟陰王帝崩保以廢黜不得上殿哭臨梓宮乃悲號不食內外臣僚莫不哀之閭后迎立北鄉侯懿卽位保以年幼得全北鄉侯薨宦官孫程等仍迎立保卽位是爲順帝此皆已爲太子被廢後仍能保全者固由于明和諸帝之友愛而亦疆等之善處廢黜小心謹畏故泯嫌猜而免禍害也和帝長子平原王勝本應爲太子以痲疾不得立和



廿二史劄記卷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經學

古人習一業則累世相傳數百年不墜蓋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所謂世業也工藝且然况於學士大夫之術業乎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爲第一伯魚子思後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順爲魏相順生緡爲陳涉博士緡弟子襄漢惠帝時爲博士歷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武帝時爲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亦治尙書昭帝時爲博士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一

帝時爲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光尤明經學歷成哀平三帝官御史大

夫丞相太傅太師博山侯猶會門下生講門疑難霸

曾孫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歆稱之曰吾已從君魚

字受道矣傳安國後世傳古文尙書毛詩有名子建者

不任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孫僖受爵褒成侯其子長彥

好章句學季彥亦守家學傳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

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孔昱計

自孔聖後歷戰國秦及兩漢無代不以經義爲業見於

前後漢書此儒學之最久者也其次則伏氏自伏勝以

尙書教授其後有名理者爲當世名儒其子湛少傳家

學教授常數百人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湛兄子恭  
傳黯學減省黯章句爲二十萬言湛子翁翁子光光子  
晨晨子無忌亦皆傳家學順帝時無忌奉詔與議郎黃  
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桓帝時又與崔寔等共撰  
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剛著事要號曰伏侯註伏氏自伏  
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鬪云此一  
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伏傳又次則桓榮  
爲五更備極尊崇其子郁當章帝爲太子時又入授經  
及和帝卽位以年少宜習經學郁又侍講禁中凡教授  
三帝先是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二

#### 四世三公

言郁又剛省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郁中子焉又以明經篤行授安帝經順帝爲太子時又  
爲少傅授經亦教授二帝焉兄孫彬亦以文學與蔡邕  
齊名各條計桓氏經學著於東漢一朝視孔伏二家稍遜  
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經爲帝王師且至於五帝則  
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

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已屬僅事

韋賢宣帝時爲丞相其子元成元帝時亦爲丞相

如教子一經又不當爲丞相其子嬰爲大司徒時已改丞相爲大司徒大司徒卽相也不當傳謂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

東漢則有歷

世皆爲公者楊震官太尉其子秉代劉矩爲太尉秉子  
賜代劉郁爲司徒又代張溫爲司空賜子彪代董卓爲

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代淳于嘉爲司空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自震至彪凡四世皆爲三公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爲司空京子湯亦爲司空歷太尉封安國亭侯湯子逢亦官司空逢弟瑰先逢爲三公官至太傅故臧洪謂袁氏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古來世族之盛未有如二家者范蔚宗謂西京韋平方之茂如真可謂僅事矣而二家代以名德爲國世臣非徒以名位門第相高則尤難得也

子定國爲丞相其子永爲御史大夫

係兩代三公西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稱三公也

東漢尚名節

不泚以名節稱至東漢其風益

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三

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狗人刻已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

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

力赴之好爲苟難遂成風俗

漢書游俠傳序自信陵平原孟嘗君中之徒競爲游俠取重於諸侯顯名天下

漢世禁網疎闊布衣游俠橫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榮其名觀而慕之雖陷於刑辟不悔也

其大概有數端是時郡

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爲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

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

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

固喬

二傳 第五種爲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

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

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

補傳

太原守劉瓚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

郡吏送瓚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

允傳

公孫瓚爲郡吏太

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

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

贊傳

此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傳奕聞舉將沒卽

棄官行服

奕傳

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爲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

恂傳

樂恢

爲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

恢傳

桓典以國相王吉

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

典傳

袁逢舉荀爽有

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爽傳

此感知遇之恩而制

服從厚者也然父母喪不過三年而郡將舉主之喪與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四

父母無別亦太過矣又有以讓爵爲高者西漢時韋賢

卒子元成應襲爵讓於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

元成傳

至

東漢鄧彪亦讓封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

彪傳

劉愷讓

封於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

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

世傳

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

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兒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

郁傳

丁綝

卒子鴻請讓爵於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采藥爲名後

友人鮑駿遇之於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

基鴻感悟乃歸受爵

鴻傳

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

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

躬傳

徐防卒子賀當

襲讓於弟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

防傳

此讓而不得

誦者也夫以應襲之爵而讓以鳴高即使遂其所讓而已收克讓之名使受之者蒙濫冒之誚有以處已既無以處人况讓而不許則先得高名仍享厚實此心尤不可問也又有輕生報讐者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讐亡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謙爲司隸校尉李嵩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嵩寢室值嵩如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嵩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暑夫父兄被害自當訴於官官不理而後私報可也今不理之於官而輒自行讐殺已屬亂民然此猶曰出於義憤也又有代人報讐者何容有友虞緯高父讐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卽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五

爲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邳惲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子以父讐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亦見容本傳此

則徒徇友朋私情而轉捐父母遺體亦繆戾之極矣蓋其時輕生尙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此相尙故國家緩急之際尙有可恃以搢挂傾危昔人以氣節之盛爲世運之衰而不知并氣節而無之其衰乃更甚也

曹娥叔先雄

范書列女傳會稽女子曹娥其父爲巫覡五月五日泝

江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泣江干求十七日不獲屍遂  
投江死縣令度尙葬娥於道旁使魏朗爲碑文未出又  
使邯鄲淳爲之朗見淳文遂毀已作而淳文刻于碑蔡  
邕所題黃絹幼婦外甥壅白者也又有蜀中女子叔先  
雄父泥和爲縣功曹奉檄之郡溺死失屍雄尋至溺處  
投水死其弟夢雄告以六日後當與父同出至期果二  
屍同浮於江郡縣表之并圖其形像焉二女事正同又  
同在列女傳且曹娥未獲父屍叔先雄則偕父屍同出  
更爲靈異乃曹娥至今膾炙人口而叔先雄莫有知其  
姓名者豈非一碑文之力耶則傳不傳豈不有命耶

召用不論資格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六

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尙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  
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  
輔之位如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  
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  
先之常以自愧寔傳鄭康成績學著名公車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傳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  
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  
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張璠漢紀

擯去官者無禁

賈琮爲冀州刺史有可有甞過者望風解印綬去琮傳朱  
穆爲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

劾奏至有自殺者

傳

李膺爲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

風皆自引去

傳

范滂爲清詔使案察貪吏守令自知耻

汚皆望風解印綬

傳

陳寔爲太邱長以沛相賦斂無法

乃解印綬去

寔

宗慈爲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

慈按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何以欲去卽去據左雄疏云

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

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

遵法禁者錮之終身若被劾奏逃亡不就法者家屬徒

邊以懲其後

傳

黃中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

傳可見平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自來自去

而不追問也法網亦太疎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七

### 籍沒財產代民租

權臣強藩積費無藝或親行括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

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

萬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傳

唐李錡反兵敗

伏誅朝廷將罄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錡家財皆

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

憲宗從之

文粹

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

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後世有似此者

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

裒益之一術也

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

### 清代文字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書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  
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托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  
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  
假手請字妖僞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  
昭勸戒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垂像圖  
素者也可見曳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漢時已然  
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 黨禁之起

漢末黨禁雖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脩朱並之告許梟帝  
學子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盛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卽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讖議遂各閉門徒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  
黨論自此起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書謂  
修此專見後

### 廿二史劄記

#### 卷五

後漢書

八

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奄寺士子羞與爲伍故  
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  
量國政黨論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中解蓋東漢風氣本

以各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則清議益峻號爲正人者指  
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響惟恐  
不及而爲所貶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傾之此黨禍之  
所以愈烈也今按漢末黨禁凡兩次桓帝延熹九年有  
善風角者張成推占當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河南尹李  
膺捕之果遇赦免膺怒竟考殺之咸弟子牢修遂誣告  
膺善太學游士交結生徒誹訕朝廷敗壞風俗帝怒下  
郡國逮捕并遣使四出黨論收執膺等二百餘人誣爲黨

人並下獄次年霍謂竇武上表申理始赦歸仍書名王府終身禁錮此第一次黨禁也自是正人放廢海內共相標榜以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能以德引人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響王章爲八厨厨者能以財救人也至靈帝建寧中張儉方劾中常侍侯覽儉鄉人朱並承覽風旨又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爲部黨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爲八俊田材張隱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九

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爲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敦宋布唐隴羸咨宣爽爲八及而儉爲之魁帝遂詔刊章捕儉等宦官曹節又諷有司并捕前黨李膺杜密及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族詔天下大舉鈎黨於是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四年大赦而黨人不赦已而宦官又諷司隸校尉段熲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并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呂強奏請赦諸黨人於是赦還諸徙者此第二次黨禁也

本紀及黨錮傳

其時黨人之禍

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黨人中爲榮范滂初出獄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千兩

滂

景毅遣子爲

李膺門徒而錄牒不及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因漏名而倖免哉遂自表免歸素皇甫規不入黨籍乃上表言臣曾薦張奐是阿黨也臣昔坐罪太學生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儉此亦可見當時風氣矣朝政亂則清流之禍愈烈黨人之立名及舉世之慕其名皆國家之激成之也然諸人之甘罹黨禍究亦非中道當范滂等非毀朝政太學生方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前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乃絕迹自晦後果免于難權岑暉逃命親友多匿之賈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十

彪獨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岑君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解徐穉囑茅容致意郭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乃栖栖不遑寧處釋此又士大夫處亂世用晦保身之法也

### 東漢宦官

漢承秦制以奄人爲中常侍然亦參用士人武帝數宴後庭故奏請機事常以宦者主之至元帝時則宏恭石顯已竊權干政蕭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猶未大肆也按班固敘傳彪之交嘗爲中常侍是成帝時中常侍尚兼用士人光武中興悉用奄人不復參用士流和帝踐阼幼弱竇憲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羣臣無由得接乃獨與宦者鄭眾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然

衆小心奉公未嘗攬權和帝崩鄧后臨朝不得不用奄  
寺其權漸重鄧后崩安帝親政宦官李閔江京樊豐劉  
安陳達與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帝舅耿寶皇后兄閻  
顯等比黨亂政此猶宦官與朝臣相倚爲奸未能巽朝  
臣而獨肆其惡也及帝崩閔顯等專朝爭權乃與江京  
合謀誅徙樊豐王聖等是顯欲去宦官已反藉宦官之  
力已而北鄉侯入繼尋薨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  
等不平迎立順帝先殺江京劉安陳達并誅顯兄弟閔  
后亦被遷於離宮

安帝已立皇太子保而帝乳母王聖及宦官江京樊豐  
等請太子乳母王舅等殺之太子薨爲嘆息王聖等懼  
爲後禍共請陷太子遂廢爲濟陰王帝崩王不得立閔后立北鄉侯顯又薨后兄  
顯與江京劉安陳達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共斬京安達等迎立濟陰王  
是爲順帝并即收顯等兄弟  
誅之封程等十九人爲侯

是大臣欲誅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官欲誅大臣則不藉朝臣力矣順帝旣立以梁商女爲  
皇后商以大將軍輔政尊親莫二而宦官張達遷政石  
光譖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廢帝帝不信達等卽  
矯詔收縛騰賁是竟敢違帝旨而肆威於禁近矣賴帝  
聞之大怒達等遂伏誅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冲帝冲  
帝崩又立質帝質帝爲冀所酖又援立桓帝并以后妹  
爲桓帝后冀身爲大將軍輔政兩妹一爲皇太后一爲  
皇后其權已震主矣而帝默與宦官單超左悺具瓊徐  
璜唐衡定謀遂誅冀

梁冀專恣日久梁后又忌恣桓帝心不平而不敢泄  
獨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誰與冀不協者衡以單超  
冀及宗親黨與皆誅之封超等五人爲侯

是宦官且誅當國之皇親  
矣然此猶曰奉帝命以成事也桓帝梁后崩以竇武女

爲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入居禁中輔政素惡宦官欲誅之兼有太傅陳蕃與之同心定

謀乃反爲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竇武與陳蕃同謀誅宦官曹節

其書奏罵曰中官中放縱者當誅吾曹何罪而當盡滅因大呼曰陳蕃曹武奏皇太后欲廢帝乃夜召素所親史共普張亮等歃血盟曹節聞之擁帝出御殿閉諸禁門使人守武武不受詔馳入步丘營令曰中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而王甫已領虎賁羽林等兵出屯朱雀門大呼武所將兵士曰竇武反汝曹禁兵何故隨之禁兵遂俱歸甫甫乃殺

武并及陳蕃然此猶曰靈帝非太后親子故節等得挾帝以

行事也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爲帝后兄何進以

大將軍輔政已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是

朝權兵權俱在進手以此盡誅宦官亦復何難乃又爲

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爲帝后兄何進輔政

何后何后乃惡罷洛常侍小黃門等常侍處議了婦乃后甥也讓對之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同歸故里但受恩深欲一見太后顏色歸死無恨子婦言於何后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母舞陽君入白洛洛常侍君入而何進方入奏誅宦官是時軍士大變袁

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殺

之於是宦官之局始結而國亦隨之亡矣國家不能不

用奄寺而一用之則其害如此蓋地居禁密日在人主

耳目之前本易窺嘖笑而售讒諛人主不覺意爲之移

范蔚宗傳論謂宦者漸染朝事頗識典故少主懸謹舊

之庸女君資出納之命及其傳達於外則手握王命口

銜天憲莫能辨其真僞故威力常在陰陽與窻之間迨

勢燄旣盛官府內外悉受指揮卽親臣重臣竭智力以

謀去之而反爲所噬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効

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宦官之害民

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闡  
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今就後  
漢書各傳摘敘之可見其大概也劉瑜疏言中官邪孽  
比肩裂土皆競立子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  
市道又廣娶妻室增築第舍民無罪而輒坐之民有田  
而強奪之貧困之民有賣其首級父兄相代殘身妻孥  
相視分裂傳左雄疏言宦豎皆虛以形勢威奪良家婦

女閉之白首而無配偶傳黃瓊疏言宦豎盈朝重封累

爵明珠南金之寶充滿其室傳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

衡五人以誅梁冀功皆封侯其後超死四侯轉盛民間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三

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窮極

壯麗金銀尉眊施於犬馬僕從皆乘牛車從以列騎傳

侯覽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起

立第宅十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宮省預

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廣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

良人妻略婦女爲張儉所奏覽遮截其章不得上傳趙

忠葬父僭爲璠璵玉匣偶人傳董卓弑宏農王獻帝葬

之於忠之成壙中傳及獻帝自長安歸洛陽宮室已盡

焚毀乃駐於忠故宅傳迨後韓馥以冀州刺史讓袁紹

出居於鄴中之忠故宅傳其壙可以葬帝王宅可以居

帝王別宅又可以居牧伯其壯麗可知也張讓說靈帝

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文石每州郡部送  
至京輒訶譴不中用以賤價拆之十不酬一又不卽收

材木遂至腐爛州郡復增私調百姓嗟怨譏此猶弟宦

官之自爲苛虐也更有倚宦官之勢而漁肉小民者蓋

其時入仕之途惟徵辟察舉二事宦官既據權要則徵

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卽其親知并有賂

宦官以輾轉干請者審忠疏言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

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傳李固疏云中常侍在日

月之旁形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諛之徒望風進舉傳朱穆疏言宦官子

弟親戚並荷榮任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傳河南尹田歆謂

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得違欲自用一

名士以報國家乃以种暠應詔傳六孝廉只用一真才

已爲美談則入仕者皆奄黨可知也靈帝詔公卿刺舉

二千石爲民害者太尉許劼司空張濟凡內官子弟賓

客雖貪污穢濁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政

者二十六人傳則閹黨入仕者莫敢黜革可知也夫是

以天下仕宦無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窮暴極毒莫敢

誰何如具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徐

璜弟盛爲河內太守左悺弟敏爲陳留太守具瑗兄恭

爲沛相皆所在盡害璜兄子宜爲下邳令暴虐尤甚求

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得則劫取以歸戲射殺之傳侯

覽兄參爲益州刺史吏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而沒入其財以億計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

營中五伯妻美破石求之五伯不敢拒妻不肯行遂自

殺傳此又宦官子弟賓客之肆爲民害可類推也由是

流毒遍天下黃巾賊張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爲逆矣

###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東漢末宦官之惡遍天下然臣僚中尙有能秉正嫉邪

力與之爲難者楊秉爲太尉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爲官

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劾奏牧

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

### 廿二史劄記

#### 卷五

後漢書

#### 五

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等

皆坐黜天下肅然秉秉又奏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暴

虐一州乃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懼自殺秉并劾奏覽桓

帝詔問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有何典故秉以申屠嘉

召詰鄧通事爲對帝不得已乃免覽官秉李膺爲司隸

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懼膺按問

逃還京師匿讓家藏於合柱中膺知狀率將吏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膺韓演爲司隸校尉奏中

常侍左悺罪并及其兄太僕稱請托州郡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悺稱皆自殺膺陽球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王

甫淳于登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台滅族太尉

段熲阿附倖宜并誅乃悉收甫熲等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五毒備至萌曰父子既當併誅乞少寬楚毒假借老父球曰死不塞責乃欲求假借耶

萌乃大罵球使窒萌口捶朴交下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球乃磔甫屍於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

景傳此廷臣之劾治宦官者也杜密爲太山太守北海

相凡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按捕之密傳劉祐爲

河東太守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祐黜其權強平理

寃結中常侍管霸用事於內占天下良田美宅祐悉沒

入之祐傳蔡衍爲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

材衍收其賫書入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闕賍罪馮乃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六

中常侍曹騰之弟也衍傳朱穆爲冀州刺史宦官趙忠葬

父僭用璠瓊玉匣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穆乃發墓剖

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穆傳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

侍侯覽財產小黃門趙津及南陽大猾張汜等侍中官

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竟考

殺之王宏爲宏農太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二

千石亦考殺之凡數十人陳翔傳陳翔爲揚州刺史劾奏豫

章太守王永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皆中官親黨也

翔傳范康爲太山太守時張儉殺侯覽母案其宗黨竇客

或有逃入太山界者康皆收捕無遺脫康傳黃浮爲東海

相有中常侍徐璜兒子宣爲下邳令肆貪暴浮乃收宣

及家屬無少長皆考之掾吏固爭淨曰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不恨卽殺宣暴其尸於市淨荀彧爲沛相

荀彧爲廣陵太守志除宦官其支黨有在二郡者織罪

必誅是傳史弼爲平原相當舉孝廉侯覽遣諸生齎書請

之弼卽筆殺齎書者傳此外僚之劾治宦官也甚至朱

震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

單超遂收匡下廷尉震張儉爲東部督郵奏侯覽及其

母罪惡覽遮截其章不得上儉遂破覽家籍沒貲財具

奏其罪狀儉及此又小臣之劾治宦官者也蓋其時宦官

之爲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

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指挂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七

至唐則僅有一劉蕡對策懇切言之明則劉瑾時僅有韓文蔣欽等數人魏忠賢時僅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李應昇周順昌等數人其餘乾兒義子建生祠頌九千歲者且遍於搢紳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 宦官亦有賢者

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間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鄭眾謹敏有心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其兄憲爲大將軍竊威權朝臣莫不附之

眾獨乃心王室憲兄弟謀不軌眾與帝定策誅之衆蔡

倫在和帝時預參帷幄盡心致慎匡弼得失每休沐輒

閉門謝客爲尙方令監作器械莫不精工創意用樹膚

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天下稱蔡侯紙又典東觀校讐

經傳倫安帝聽宦官李閔江京劉安陳遠等譖廢皇太

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太子不得立閔后立北鄉侯懿未

幾薨后與兄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不平乃與王

康等十九人歃血盟迎立濟陰王先斬江京劉安陳遠

并閔顯及其弟景遷閔后於別宮於是濟陰王卽位是

爲順帝後司隸校尉虞詡劾奏宦官自詣廷尉宦官張

防等臨考一日中傳考四獄必欲殺詡程上殿陳詡之

究時防在帝後程叱曰賊臣張防何不下殿防走入東

廂程勸帝急收防毋令求請防乃徙邊程良賀清儉退

厚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舉帝問之曰臣生長深宮

### 廿二史劄記

#### 卷五

後漢書

六

未嘗交士類昔衛鞅困景監以進有識鄙之今得臣所

舉匪榮伊辱故不敢也賀曹騰在省闕三十餘年未嘗

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有蜀郡守遣人賂騰刺史种

嵩搜得其書幣奏之并劾騰帝以書自外來非騰之過

事遂寢騰反稱种嵩爲能吏後嵩爲司徒嘗曰我爲公

曹常侍力也騰呂強盡忠奉公上疏力陳宦官之亂政

及後宦綵女之多河間解讀館不宜築蔡邕對策切直

不宜罪郡國貢獻不宜索導行費又有宦官丁肅徐衍

郭耽李巡趙祐五人亦皆清忠巡請刻五經于石卽蔡

邕所書也祚博學多覽著作諸儒稱之又吳伉博達奉

公知不見用常托病從容養志此皆漢宦官之賢者可



廿二史劄記卷六

陽湖 趙翼·雲崧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後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後漢在前而作史則三國志先成且百餘年也自三國志魏紀創爲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爲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其間雖有習鑿齒欲黜魏正統蕭穎士欲改書司馬昭弒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于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雖陳壽修書于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于宋已隔兩朝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一

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值之時不同然史法究應如是也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衆望在魏乃

召羣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他如董卓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據殺此史家正法也至漢末諸臣如董卓袁紹劉表呂布袁術公孫瓚陶謙劉焉等二書各有傳今兩相比較繁簡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傳則後人視前人所有者必節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雷同抄襲如袁紹傳范書增陳琳作討操一檄劉表勸袁譚勿降操一書審配勸譚兄弟和睦一書劉表傳增表遣韓嵩使許嵩不肯行一事劉琦問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傳增卓先從張溫討邊章韓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請追理陳蕃竇武一疏增遷都長安驅洛陽數百萬人及發掘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二

諸陵等事增卓被誅後又殺其弟及母妻子于郿塢一事增獻帝東歸段熲以服御及公卿資儲來迎爲楊定所誣仍不缺于供一事袁術傳增術向孫堅妻逼奪傳國璽事增孫策止其僭號一書增術歸帝號于袁紹一書公孫瓚傳增瓚罪狀袁紹一表增瓚守易京男子七歲以上不得入門令婦人習爲大聲以傳教令一事陶謙傳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參觀者也惟荀彧一傳陳壽以其爲操謀主已列魏臣傳內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編入漢臣此則其主持公道處壽志雖列之于魏臣而傳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錫可見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竊也則蔚宗之編入漢臣

自是公論也至二書所紀事蹟有彼此不同者袁紹傳壽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卓呂布傳壽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傕郭汜之亂范書謂王允不赦涼州人以致激變呂布傳壽志謂布投袁術術拒而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去從張揚董卓傳李傕劫帝幸其營壽志謂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彪張嘉和傕汜汜留質公卿荀彧傳壽志謂以阻九錫事留壽春以憂薨范書謂彧病留壽春曹操遣人饋之食發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卒二書不同蓋皆各有所據固可兩存其說又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紹壽志載沮授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三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名播海內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今若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凡用八則字范書則刪却前四則字以歸簡淨不知史記中本有此登字法也

史記夏歷與傳異初從高祖卽爲太僕常奉車以下歷敘其常奉車者五又敘其以太僕從者十正見其親近用事不以繁複爲嫌也

三國志書法

自左氏司馬遷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言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陳壽三國志亦係私史據晉書本傳壽殺後尚書郎范頌等表言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于是詔洛陽令就其家寫書可

見壽修成後始入于官也然其體例則已開後世國史  
記載之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  
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爲晉  
迴護不得不先爲魏迴護如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  
牧爲丞相爲魏公爲魏王之類一似皆出于漢帝之酬  
庸讓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則齊王芳之進  
司馬懿爲丞相高貴鄉公之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  
袞冕赤舄八命九錫封晉公位相國陳留王之封昭爲  
晉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禪位于司馬炎等事  
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也  
其他體例亦有顯爲分別者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四

則但立傳以魏爲正統二國皆僭竊也魏志稱操曰太  
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  
而于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隣國待之  
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  
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魏書于蜀吳二主之死與  
襲皆不書如黃初二年不書劉備稱帝四年不書備薨  
子禪卽位太和三年不書孫權稱帝也蜀吳二志則彼  
此互書如吳志黃武二年書劉備薨于白帝城蜀志延  
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其子魏帝之死與襲雖亦不書  
兩于本國之君之卽位必記明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卽  
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卽位書是歲魏嘉

平四年也此亦何與于魏而必係以魏年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正統在魏則晉之承魏爲正統自不待言此陳壽任于晉不得不尊晉也然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陳壽曾任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于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此又陳壽不忘舊國之微意也

順憲大譜劉元德帝於蜀監昭烈本可卽稱其諡而陳壽既改漢爲蜀又不稱諡而稱先

主盡以晉承魏紀義無兩帝也然其稱先主後主以別於吳究是用意處

### 三國志冬迴護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爲天子巡狩旣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爲尊者諱也至於弑君弑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五

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爲成式直以爲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漢獻帝遜位魏封爲山陽公及薨追謚爲漢孝獻皇帝魏紀卽稱之爲獻帝不曰山陽公也魏常道鄉公遜位晉封爲陳留王及薨亦追謚爲元皇帝則魏紀亦應稱爲元帝乃僅以陳留王紀事而絕無元帝之稱則已異于山陽書法矣司馬師之廢齊王芳也據魏略云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奕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

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  
可見耶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于師而太  
后不知也魏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  
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矣至高貴鄉  
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權日去心不能甘發甲于淩雲臺  
親討司馬昭昭令賈充拒之時相府兵尚不敢動充卽  
諭成倅成濟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乃抽戈犯帝  
及出于背而崩此事見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魏  
末傳是司馬昭實爲弑君之首乃魏志但書高貴鄉公  
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弑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  
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率兵向臣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六

臣卽勅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入兵陣傷  
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等語轉似不  
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討賊之功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  
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任于晉不敢  
不爲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爲之諱乃曹  
操之征陶謙據世語謂操父嵩在泰山華縣操令泰山  
太守應劭資送兖州謙密遣數十騎掩殺操弟德于門  
下嵩穿後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與妾遂皆  
被害是嵩之被難實謙使人殺之也

賈勝傳亦謂嵩子操起兵  
嵩不肯從嵩少子避難琅

邪爲陶謙所殺應劭傳亦謂嵩與少子德避難琅邪應  
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謙弟德操使輕騎追殺嵩德

章驥吳書則謂謙

本遣張闓護送闓見嵩輜重多乃殺嵩取其貲奔淮南

是嵩之被殺由闔之利其財而非謙本意也按謙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嘗加兵於徐州則劭傳所謂謙怨操數擊之者殊非實事而吳書所記必係闔南奔後自言其事當屬可信後漢書謙傳亦謂別將守陰平者利其貲貨遂襲殺嵩而壽作陶謙傳則專據世語謂嵩爲謙所害故操志在復讐此則因操之征謙所過無不屠戮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鷄犬無餘故坐謙以殺嵩致討之罪而不暇辯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據漢晉春秋謂由郭后之寵以至于死殞時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紀但書夫人甄氏卒絕不見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七

三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張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紀固已大書特書矣是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則不書三年亮遣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亦不書以及四年蜀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五年亮出軍祁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書并郭淮傳亦無與魏延交戰之事此可見其書法專以諱敗誇勝爲得體也乃至蜀後主傳街亭之敗亦不書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又魏武紀及袁紹傳官渡之戰紹遣淳于瓊率萬人迎糧操自率兵破斬瓊

未還營而紹將高覽張郃來降紹衆遂大潰是因郃覽等降而紹軍潰也張郃傳則謂郃告紹遣將急救瓊郭圖曰不知先攻其本營操必還救紹果遣輕騎救瓊自以大兵攻操營不能下而操已被瓊紹軍潰郭圖謂郃曰郃快軍之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是郃因紹軍潰後懼郭圖之譖而降操也紀傳皆陳壽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蓋壽以郃爲魏名將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爲之解說也又華歆奉曹操令入宮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暴崩而歆傳絕不載劉放孫資在中書久掌機密夏侯獻曹肇等惡之指殿中鷄棲樹曰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此猶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八

出于忌者之口至蔣濟爲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賢于大臣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恭慎不敢外交而實握事要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而向之是可見放資二人之竊美威福矣其後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至權移祚易故當時無不病二人之奸邪譏國晉書荀勗傳論者以勗傾國害時爲孫資劉放之亞可知二人之名至晉時猶爲世所詬訾也而壽作二人合傳極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并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是直以放資爲正人與當時物議大相反也蓋三人雖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晉晉人德之故壽爲作佳

傳是不惟于本紀多所諱并列傳中亦多所諱矣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雖多迴護而其剪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也袁宏漢紀曹操薨子丕襲位有漢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詔壽志無之獻帝傳禪代時有李伏劉廙許芝等勸進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辭亦十餘道壽志亦盡刪之惟存九錫文一篇禪位策一通而已故壽書比宋齊梁陳諸書較爲簡淨董卓之亂曹操尚未輔政故魏紀內不能詳敘而其事又不可不記則于卓傳內詳之此敘事善于位置也至甄后之死本紀雖不言其暴亡而后傳中尚明言文帝踐阼郭后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九

李陰貴人並愛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賜死是雖諱之于紀猶載之于傳也郭后之死漢晉春秋謂文帝寵郭而賜甄死卽命郭母養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卽位後數向郭后問母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何責問我帝怒遂逼殺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歛魏略則謂甄臨殺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說甄被譖慘死不得大歛之狀帝哀感流涕令殯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說則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後之說則郭死後明帝始知舊事而以惡殯也按明帝卽位郭爲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報怨豈至如許之久則逼殺之說當是訛傳或死後因李夫人之言而歛不以禮或生前明帝雖

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猶崇以虛名徙之許昌而未嘗逼殺也魏自文帝已都洛陽明帝更大營洛陽宮室何以帝居洛陽而太后居許此可見當日情事矣壽志于明帝紀書皇太后崩郭后傳亦但云太后崩于許昌葬首陽陵西絕不見其被害之迹蓋甄之賜死係實事故傳書之郭之逼殺係訛傳故傳不書亦足見記事之慎也而以崩于許昌四字略見其不在宮闈此又作史之微意也正元二年母邱儉反世語謂司馬師奉天子征儉儉既破天子先歸裴松之遍考諸書惟諸葛誕反時司馬昭挾太后及常道鄉公征之故詔有云今宜太后與朕暫臨戎也征母邱儉時則常道鄉公並未親行壽志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十

但云司馬景王征儉斬其首而不言帝親征亦見其考訂之核也魚豢魏略謂劉備在小沛生子禪後因曹公來伐出奔禪時年數歲隨入入漢中有劉括者養以爲子已娶妻生子矣禪記其父字元德比隣又有簡姓者會備得益州使簡雍到漢中禪見簡簡訊之符驗以告張魯魯乃送禪于備按後主生于荊州當長坂之敗方在襁褓趙雲抱而奔得免其後卽位時年十七卽位之明年諸葛亮領益州牧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証也若生于小沛時則已三十餘歲矣陳壽據諸葛集書卽位時年十七而並無奔入漢中爲人養子之事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

以荊州人少當令容戶皆著籍以益衆備由此知亮然  
亮出師表謂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于草廬之中是  
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壽志亮本傳徐庶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  
凡三往乃見如此之類可見壽作史時不惑于異說又  
孫策出行爲許貢客所射中創而死江表傳志林搜神  
記皆以爲策殺道士于吉之報壽作策傳獨以爲妖妄  
削而不書亦見其有識

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

陳壽立三國諸臣傳較舊史有增有刪如魏略賈逵傳  
尚有李孚楊沛二人同卷壽志無此二人魏武故事載

廿二史劄記

卷六三國志

七

屯田之策起于棗祇成于任峻壽志則有峻而無祇又  
吳黃武四年丞相孫邵卒以顧雍爲丞相是邵爲相在  
雍之前乃雍有傳而邵無傳志林謂邵與張惠恕不睦  
作史者韋曜乃惠恕黨也故不爲立傳而壽志亦遂遺  
之然則壽志立傳悉本舊史舊史所無者概不書也然  
如孚沛祇等舊史所有者何又刪之或以其無事蹟可  
紀耶至蜀後主禪將出降其子北地王謹怒曰若理窮  
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禪不聽謹哭  
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事見漢晉春秋此豈  
得無傳乃壽志僅于後主傳內附見其死節而王子傳  
內不立專傳未免太略也亦有以附傳見其詳者如倉

慈傳後歷敘吳瓘任頰顏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  
吏而類敘之蜀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并載于戲傳後其  
中有壽所未立傳者則于各人下註其歷官行事以省  
人人立傳之煩又採益部耆舊傳內增王嗣常播術繼  
三人由是蜀臣略無遺矣吳志陸凱傳增其諫孫皓二  
十事一疏本得之傳聞者故云予從荆揚來得此疏問  
之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  
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上及病篤皓遣董朝來視  
疾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  
列于凱傳之後云是其編纂亦多詳慎也至方伎傳內  
如華佗則敘其治一証卽效一証管輅則敘其占一事  
卽驗一事獨于朱建平傳總敘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  
總敘各人之徵驗于後此又作傳之變體亦另開一法  
門也

三國志誤處

魏武紀建安二年汝南黃巾賊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  
衆各數萬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  
建安五年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賊劉辟等叛  
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是辟初未嘗死但降于操  
至此又叛應紹也一紀中已岐互若此而于禁傳禁從  
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夜襲操營禁擊破之斬辟邵等此  
事敘在從戰官渡之前卽建安二年事也則辟實已死

也蜀先主傳操與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  
曹應紹紹遣先主與辟等略許下則又是建安五年事  
而辟尚在也何以紀傳又適相符耶豈其時有兩劉辟  
耶高堂隆傳魏明帝大營宮室隆疏諫曰今吳蜀二賊  
稱帝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陛下聞之豈不惕然  
按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黃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時尚稱  
權備此必有誤字也吳孫輔傳其子松爲射聲校尉都  
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兒瑾書曰旣受東  
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其所與亮  
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云此段  
文字最不可解子喬乃瑾子出繼亮爲後者蓋子喬嘗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三

爲亮述松之爲人也然所謂依依于子弟及與亮器物  
果何謂也豈亮前奉使至吳時與松相識其後松又托  
喬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義究不明晰陸抗傳抗都督  
西陵自關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關羽或亦地名蓋  
羽守荊州後人遂以其名各其地耳此尚非有誤夏侯  
惇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二十四年曹操擊破呂  
布軍于摩陂召惇同載以寵異之按操擒布在建安二  
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餘載何得尙有破布之事  
考是時關羽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陽親往應  
接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呂  
布必關羽之訛也又吳志孫壹傳孫綝遣朱異潛兵襲

壹壹奔魏魏以爲車騎將軍封吳侯以故主齊王芳貴人邢氏妻之魏黃初三年死按黃初係魏文帝年號文帝至齊王芳被廢已二十餘年何得妻芳妃後又死于黃初也魏志壹之來降在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則其死當在景元咸熙間今日黃初三年死亦必誤也

荀彧傳

荀彧傳後漢書與孔融等同卷則固以爲漢臣也陳壽魏志則列於夏侯惇曹仁等之後與荀攸賈詡同卷則以爲魏臣矣按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議欲封魏公加九錫或以爲操本起義兵匡漢室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會征孫權乃表請彧勞軍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十四

彧病留壽春操遣人饋食發之空器也遂飲藥而卒明年操乃爲魏公是彧之心乎爲漢可知也論者或謂末路雖以失操意而死而當其初去袁紹就操時值呂布攻兗州彧爲操堅守鄆城及范東阿以待操謂昔漢高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爲基此三城卽操之關中河內也後又勸操迎天子謂晉文納襄王而定霸漢高發義帝喪而得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何得謂之盡忠於漢不知獻帝遭董卓大亂之後四海鼎沸強藩悍鎮四分五裂彧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于操而爲之盡力爲操卽所以爲漢也其初勸操迎天子謂操曰將軍雖禦難于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  
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彧欲藉操以匡漢之本懷  
矣且是時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  
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  
或亦明知操之心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始以名義  
折之卒之見忌于操而飲藥以殉其爲劉之心亦可共  
白於天下矣陳壽已入於魏臣內范蔚宗獨提出列於  
後漢書傳論明言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  
此實平心之論也壽于傳末亦云彧死之明年操遂爲  
魏公則亦見彧不死操尚未敢爲此也則又公道自在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人心而不容誣讖者矣

五

又按臧洪自是漢末義士其與張超結交後與袁紹  
交兵之處皆無關於曹操也則魏紀內本可不必立  
傳而壽列之於張邈之次蓋以其氣節不忍沒之耳  
蔚宗特傳於後漢書內不以壽志已有洪傳而遂遺  
之亦見其編訂之正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左傳載卜筮奇中處如陳敬仲奔齊繇詞有五世其昌  
有嬌之後將育于姜等語其後無一字不驗似繇詞專  
爲此一事而設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動人聽也陳壽  
三國志亦有似此者荀彧傳謂彧料袁紹諸臣田豐剛

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縱也不縱攸必爲變後審配果以攸家不法錄其妻子攸怒遂背紹降操又郭嘉傳操與紹相持于官渡或傳孫策將襲許嘉曰策勇而無備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策果爲許貢客所殺此二事或嘉之逆料可謂神矣然豈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變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母乃亦如左傳之穿鑿附會乎

陳壽論諸葛亮

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故壽爲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六

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稜定諸葛集表言亮利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又於楊洪傳謂西土咸服亮之能盡時人之器能也廖立傳謂亮廢立爲爲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平傳亦謂平爲亮所廢及亮卒平遂發病死平常冀亮在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壽又引孟子之言以爲侯道使民雖勞

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真能迷王佐心事至  
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以衆  
寡不作攻守異體又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且天命  
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壽於司馬氏最多迴護故亮遺  
懿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傳中皆不敢書而持  
論獨如此固知其折服於諸葛深矣而謂其以父被髡  
之故以此寓貶真不識輕重者

裴松之三國志註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松之  
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書成奏進帝覽而善之曰此可謂  
不朽矣其表云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七

漏臣奉吉等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  
罔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  
能判者並皆抄內以備異聞此松作註大旨在于搜輯  
之博以補壽之闕也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己意辨正  
以附于註內今按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  
書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曄  
獻帝春秋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鑿齒漢晉春  
秋孔衍漢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  
注山陽公載記三輔決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  
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  
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綽冀州記

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澹魏紀魏文帝  
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  
故事魏名臣奏魏末傳吳人曹瞞傳魚氏典略王隱蜀  
記益都耆舊傳益部耆舊雜紀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  
蜀記郭仲記諸葛五事郭頒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譜韋  
曜吳書胡冲吳歷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吳志環氏吳  
紀虞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  
寶晉紀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  
泰始起居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  
王世紀河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  
傳虞喜志林陸氏異林荀勗文章敘錄文章志異物志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六

博物記列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  
盛同異評徐衆三國評袁子傳子干寶搜神記葛洪抱  
朴子葛洪神仙傳衛恒書勢序張儼默記殷基通語顧  
禮通語摯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稽康集高貴  
鄉公集諸葛亮集王朗集庾闡揚都賦孔氏譜庾氏譜  
孫氏譜稽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  
譜崔氏譜華嶠譜敘袁氏世紀鄭元別傳荀彧別傳禰  
衡傳荀氏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  
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  
廙別傳任昭別傳鍾會母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  
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作王弼傳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得元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家  
傳陸機作顧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  
陸遜銘機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亾論凡此所引  
書皆註出書各可見其採輯之博矣范蔚宗作後漢書  
時想松之所引各書尚俱在世故有補壽志所不載者  
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等當  
時已皆闕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  
傳之一二本以駁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

